

純
常
子
枝
語

純常子枝語卷六

萍鄉文廷式撰

宋釋贊寧高僧傳三集卷一云傳教令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爲二祖慧朗爲三祖已下宗承所損益可知也自後歧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鳳凰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按不空卽徐季海浩撰碑者傳稱其學瑜伽五部三密法及大鯨逡巡狂象踢跌諸事其恩禮優渥與碑相符然察其行事大略與本朝章嘉國師相等蓋章嘉亦兼密宗矣

卷二云三藏之義者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鐙而已 本朝大臣飾終典禮以陀羅經被爲重或未解陀羅之義錄此示之

卷三蓮華精進傳云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色雞開元中用爲羯鼓曲名樂工取難其杖撩之術按此條可與羯鼓錄互證然則羯鼓之耶婆色雞猶琴曲之高山流水也

北庭龍興寺戒法傳云法譯事方終卻迴豁丹豁丹一
云于遁此皆嶺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語云瞿薩怛
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按今西洋地圖稱天山南路
地曰克丹說者多以爲卽元祕史之乞塔乃契丹之轉
音也余謂正當是此文之豁丹耳

卷八唐蘄州東山宏忍傳云宏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
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賁于邱園其
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
異香襲人又云厥父偏愛因令誦書按宏忍禪家所稱
五祖也傳鐙錄諸書載其前生爲破頭山栽松道者遇

周氏季女求寄宿女歸卽孕父母大惡逐之已而生一子云云與此頗異當以此書爲正又此云潯陽人而江西通志失載當補入

慧能傳云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隆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按當時二宗契合如此後世僧徒乃紛紛競爭失其師意矣

文中子立命篇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此用老子語也阮逸注云若舜不怨而慕是也不獨與文中本意不合且謂舜之慕父母爲有餘怨乎其他文理乖舛者比比皆是逸之庸妄如此或以文中子爲逸所僞撰必不

然也

近人選詩多摘句詩話尤多案齊書文學邱靈鞠傳云

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閣

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摘句二字本此

又史臣論曰張脉摘句褒

貶余於唐人李東川詩取喜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

聖接興狂二語於杜牧之詩取喜文石陛前辭聖主碧

雲天外作冥鴻二語此則別有神會非徒摘句嗟賞而

已

國朝世家大族頗有非本姓者 國初借監照入闈中

式後改歸本姓者甚夥不悉載載其見於文集筆記族

譜行卷者如海寧之陳

元龍世
信等

本高姓武進之劉

綸本

張姓嘉興之錢

儀吉等

本何姓錢塘之許

乃普等

本沈姓合

肥之李

鴻章等

本許姓名人則李申耆本姓王蔣心畬本

姓洪如此者甚眾後世講氏族之學者益紛歧矣

張姚陸費徐楊之類合爲複姓別是一例近又有許鄧

雙姓見太學題名碑

唐釋澄觀華嚴疏鈔卷四云羅喉此云攝憐以能將手

隱攝日月令天惱故卷五云薛荔多者此云魘魅鬼鳩

槃荼此譯爲陰囊舊云冬菰鬼亦以狀翻又云三十三

天者佛地論等皆云妙高山四面各有八大天王帝釋

居中故有三十三也此皆詞賦家常用之字故錄其義
釋又卷二十八云子張學干祿云云注曰干求也祿位
也雖未得祿得祿之道也此四句皆鄭義又云故得祿
在後由學而能故居學中此三句疑亦鄭義何平叔所
未采者非澄觀說也又卷一百五十六經云東方有處
名仙人山疏云仙人山者相傳是東海蓬萊山是釋典
亦言蓬萊也又云震旦國卽此大唐亦云眞丹或云支
那皆梵音楚夏此云多思惟以情慮多端故鈔云此云
多思惟者婆沙亦云支那此云漢也西域記云大漢具
云摩訶支那故眞諦三藏云衣物意云是衣冠文物之

國皆是義翻疏翻爲正按旣云多思惟又云衣物是支
那二字竺文本無定訓蓋對音字也友人徐仲虎

建寅

以支那爲秦之對音率較得之

江西全省輿圖以南爲上當時劉坤一監修此其意也
其不學無術如此又所繪山水皆據俗名與從來輿地
書皆不合水道源委尤不清晰惟四至八到履勘較詳
耳

江西通志山川略南康府云南河在建昌縣南卽馮水
與修水合又云馮水在安義縣南合修水一水前後複
見若此者甚多

水道提綱卷十四德安縣之博陽水一統志作傅陽川蓋卽俗名金帶河出縣西南豹子巖之水也今已湮流故余脩會典圖說不復補入

會典廣信府圖說曰上饒江之源曰上干溪下干溪自浙江衢州府合而西流入府界經玉山縣南又西南合玉溪是不以玉溪爲上干溪也水道提綱云玉溪出玉山縣東稍北之懷玉山亦曰上干溪乾隆一統志亦云上干溪源出懷玉山按之輿圖會典說是當取 內府兩圖校之

提綱之金谿水一統志謂之清江水會典圖說謂之苦

竹水一統志及通志之金谿水則水道提綱所稱汝水至許灣鎮西受東南來一水者是也地名回惑難以折衷姑據輿圖錄之

義寧州苦竹山南樓縣據會典及一統志皆江西地也胡文忠公一統輿圖劃入湖北界亦誤

王半山律詩如尹村道中云卻疑青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雨花臺云新霜浦漱縣縣淨薄晚林巒往往青送程公闕得謝歸姑蘇云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鳥入詩來皆工絕如人意中所欲言寄黃吉甫一篇尤渾成卽以七言律論其工力正不在蘇黃下惟風趣差

減耳

遂江水道提綱云源出龍南縣西與湖南界之萬羊山東南流九十里有一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有一水南自書山來會一統志云遂江上流爲左右二溪其左溪有二源一出湖南桂陽州之掘渡一出上猶縣之大林即提綱自書山江西通志說同惟會典圖說云出蓮花廳西來之水

南萬羊山北麓據江西圖說廳所轄境實不至萬羊山廳設於乾隆九年

在提綱後會典不知何據也

江鄭堂炳燭室雜文爾雅釋魚補義一條以魚字下四點爲火字謂坎中有一陽爻魚游水中正具火性又云

鰓卽白魚天以殷之天下與周而天下治安之兆也此鰓字所以从晏其說皆迂謬附會與陸氏爾雅新義適相似矣又其所作隸經文以由字爲从倒甲亦怪謬可笑

張皋文七十家賦鈔持論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如高唐賦云傳祝已具言辭已畢亦不過言祀山靈之禮而已皋文云下及調謳羽獵明用屈子則禮樂武功皆得其理已附會無謂矣神女賦云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皋文云褰幃請御惓惓願繫心之誠也若以爲賦神女成何語耶按題爲賦神女若以爲屈大夫褰

轉請御更成何語耶且班婕妤好自悼賦云君不御兮誰爲榮古人原不以此等爲忌諱也凡讀古人文字心通比興足矣不必字字主張道學也固矣夫皋文之論賦也

朱子云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

詩傳遺說卷一

張皋文

之論賦選詞其失殆與陳君舉相近

孫淵如孫祠書目略得阮孝緒簿錄之意姚姬傳惜抱軒書錄略得曾南豐序書之意二書源出劉班作於四

庫全書提要之後皆與紀文達顯示異同者也講目錄之學者宜知之

閱崇文勤

崇實

年譜景秋坪尙書

景廉

行狀二人皆自

散館授編修後不三年卽擢內閣學士故俗謂滿洲翰林有編不過夏之言近則仕途壅滯亦有六七年不遷者矣

蔣超伯

字叔延江都人
道光乙巳會元

榕堂續錄云

本朝樞省曰軍

機二字原本南史南史顏竣傳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曾文正讀書錄云上司見後漢書楊震傳司官見陳寔傳

本朝大學士不閱本章自托津汪廷珍始見龔鵬祚定
菴文集補編又內閣學士稽察本章例派二人一年一
易不分滿漢近年以來多派滿閣學然亦無所事事也
翁氏家事略記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御試開列試
差諸臣方綱列三等又二十四年己卯三月 御試開
列試差諸臣題富而可求也館人求之弗得賦得披沙
揀金方綱列一等第五名二十七年壬午五月 御試
開列試差諸臣方綱列一等一名是當時考試試差亦
明發等第名次也又略記覃溪自壬午後至四十二年
丁酉始考差已不發等第名次矣
韓非子忠孝篇云世之所爲按爲猶烈士者雖眾獨行

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又曰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按恬淡恍惚四字皆見老子韓非以老子爲歸宿故不質言之而別稱之爲恬淡之學恍惚之言也然卽此足見戰國時老氏之枝派已有漸近於後世之佛者矣

山陽劉希向三冬識餘云員缺之名曰知錄以爲始於晉書王蘊傳云蘊遷尙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其實魏已有之世語司馬懿辟州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官之有缺自此始

吾鄉乾隆二年丁巳會元何其睿時藝中有云天下多
一民君上卽多一累 御筆改累字作賁字其行卷依
刻本文而刻殊賁字於旁以龍蟠之或譏其陋余謂蟠
龍則不必而 御筆所改則當注明也太平御覽卷五
百九十引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敕員外郎祖暉治
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爲文其序曰乃詔臣爲銘按倕
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倕集
曰盤石鬱岬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
所改也是其例也 又按文選新刻漏銘聽雞人之響
句注引倕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是友人所

改亦悉注明丁敬禮言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若陸佐公所爲則定文者可令後世知之此則各行其是可也
菰中隨筆隋文帝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譏後萬歷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按今宮中稱 皇太后曰佛爺蓋用此例

胡子知言附錄記朱子語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余謂雜者漢學之流弊然實患其博而不約也陋者宋學之流弊然實患其不博而約也博學反約此所以通今時漢學宋學之郵也

國初人譏宋學家不讀書近時講漢學者標榜公羊推舉西漢便可以爲天下大師矣計其所讀尙不如宋學家之夥也此國初諸儒所不及慮者也

曾文正讀書錄讀韓文後皆與前公相襲云公心之所安而昭彰無疑者也詩公然來思左傳賄賂公行意皆如此余謂公者言私事而眾行之幾於公也詩無公然來思句惟韓詩永貞行有公然白日受賄賂語文正偶誤記耳

偶思俗字之所始如龍龕手鑑所載丕爲多萌爲暗之類固由市井妄作又如宋孫奕示兒篇所記有書盡字

作尽字者或不得其故余謂此由盡字艸書作𦰩故譌

變至此耳友人林明仲進士

國贊

於書院試卷曾書錢

字作𦰩

今人藥方書等分多作此字一

大爲陳蘭甫師所訶余曰此乃

泉字艸書譌變也師爲之解頤

朱亦棟十三經札記以阿衡二字切音爲尹深可怪歎

史記律書牛者冒也牛字古音蓋與牟同牟冒雙聲字

錢氏攷異云牛牙音之收聲冒唇音之收聲聲不類而

轉相訓同位故也其說非是成芙卿史漢駢枝以牛冒

爲古疊韻字亦非

阮嗣宗絕代畸人其達莊論詠懷詩不異伯夷西山之

通也以攷關釋之恐非

漢書古今人表有榮聲期小顏謂卽榮啟期錢辛楣先生攷異謂聲當爲罄罄啟聲相近桂未谷晚學集又謂聲當爲肇說文居開也犀始開也義同形近致譌余謂二說皆求之過深辛楣精於聲韻未谷精於說文所謂熟處難忘也實則聲字艸書與啓字相近故致淆謫無庸強爲附會

鄒特夫學計一得云西學比例規以五金與水比較輕重體積乃重學之一種而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說五府之名義有曰玄矩者黑帝汁光紀之府

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之玄矩然則以水權輕重之術亦古算經所當有矣余謂此猶是緯書之說其實準字从水載在六書以水量物必在三代以前矣

鄒特夫宣夜說云欲知日行盈縮必以中星加時之早晚候之欲知偏度之東西必以恆星入月之遲速候之二者皆用力於夜然則宣夜其測星之學乎余按虞喜安天論云宣明也夜幽之數其術兼之故名宣夜御覽卷十一特夫解夜字勝虞氏然以宣勞釋宣字不如訓爲宣明言專明於夜則測星之學也

蕭吉五行大義卷一引黃帝九宮經曰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宮統御得失此卽朱

儒所繪之洛書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

左傳疏續卷一

漢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闕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

困學紀聞疑闕苞爲人名翁元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

斯據文選注以爲闕苞受之誤尙書中候曰黃帝東巡至洛龜書咸赤文綠字以授軒

轅又曰河出龍圖赤文綠字以授軒轅又引河圖曰黃

龍負鱗甲成字以授黃帝帝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太

平御覽七十九引尙書中候云帝軒提象配永循機天

地休通五行期化河龍出圖洛龜舒威赤文像字以授

軒轅又御覽卷十引帝王世紀云黃帝遊洛水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醺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

黃圖是也

又御覽卷十五卷八十七十二開詩文王篇元占經一百一所引略同不悉出

題正義引鄭康成大藝論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

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也又引元命包云鳳凰銜

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

左傳疏卷一引春秋緯略同

鄭康成注易緯

是類謀云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是黃帝時堦有圖書

之應特緯書言鳳圖有五始

左傳疏卷一

而不言河圖有九

宮未可遽合爲一耳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九宮經三卷

鄭玄注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亡又有黃帝九宮經

一卷吉之所引當出此書

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

野薛士龍浪語集河圖洛書後堯壇于河作握河紀逮

虞舜夏商咸亦受焉古微書薛士龍據此以爲河圖乃

後世司空輿地圖之類殆亦非也孫穀以爲上世之重

河圖猶三代之重神鼎漢以下之重傳國璽也此言得

之

晏子春秋多凡猥之辭不盡周秦人語也余獨愛其景

公請嫁女晏子一條云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適

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

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宋宏辭光武婚其詞嚴而正晏子之言婉而篤皆有益于夫婦之倫者也

法言吾子篇云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按妄當作亡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是揚子所本李軌注云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恐非

宋袁粲駁顧歡夷夏論云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

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

見齊書顧歡傳

余

嘗謂世間法至孔子而集大成不容有一字歧出釋氏之言皆出世法也無一字可以比附者愍孫此言乃先得我心也宋以後競爭心法儒釋紛然尤可不必矣莊子大宗師篇曰外內不相及卽論語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旨

人君挾常尊之勢束縛天下之人材猶可說也剷除天下之廉恥不可爲也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故管子雖法家而不甚任術非申商所能及也

人君以勢劫人強項者猶可忍死自立至大臣濟之以術陽示含容而陰制其命其卒也有志之士不獨不遇於世而且將冒不韙之名其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碩果不食讀經者知古人之意歟

文心雕龍序志篇云仲治流別宏範翰林按晉書李充字宏度江夏人隋書經籍志有李充翰林論三卷又釋文序錄李軌字宏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此蓋誤以李軌爲李充也

許竹簣閣學帕米爾圖敘例云帕米爾古稱帕米勒尼耶帕米者波斯語平屋頂之稱勒尼耶者世界之稱猶

言大地一屋頂也余問之回人亦言帕米者山頂寬平處也蓋此地爲蔥嶺之脊矣古書言黃帝建合宮於崑崙豈謂是歟

談天第十七卷云近時梅爾儒勒唐孫三人云凡動者不論何故而生其動永不滅若有物阻之其動力不過變形散去而非滅卽存而在體之諸點加速而轉如此卽化熱或化光或并有之而加於天空亮氣之諸點分散於天空之各處成所顯之亮光與熱此理有若干事不易解亦不易信瓦得孫與唐孫二人用此解太陽之光與熱云余謂梅爾等三人所言之理實近於彼教靈

魂之說確不可易侯失勒滯於聞見故以爲不易解亦
不易信耳余又嘗謂人性蓋本於日與日同體故堯典
言光被釋典多言性光故瓦得孫等以此說論日理宜
其若合符契矣

天文圖說論日全蝕云當食既時見有光氣甚薄大且
廣環日四周西人名曰日冕日冕外更有光氣一層包
裹亦環日之四周名曰色球其高出約一萬五千里此
色球發無數絳色之光而上騰形甚奇異有騰至數萬
里者推求此絳色之光燄謂卽猛火所燒燬至白之輕
氣耳且此光燄突然而發見其變動甚速則知日面必

大動盪難以臆度有天文士曾測大火燄一縷騰竟至八萬一千里歷十分時而滅余謂推求光氣之說知佛說入火光三昧定非虛妄耳

化學家言天下無定質熱度足則皆流矣天下無流質冷度足則悉定矣此卽釋家無常之說亦輪迴之至理也又言天下之物無一物能加之使有亦無一物能滅之使無此卽釋家不斷不常之理也

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鄭君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正義曰己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詞意未達

余案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此鄭氏格物之義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王栟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按栟在贛州課桑麻請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栟子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一統志贛州名宦失載此人余以元祐黨籍碑考之惟何大正大庾人見江西通志南安府人物傳

隋書律厯志下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又云袁

充方幸於帝左右胄玄共排焯厓天文志上云煬帝遣

官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又云張胄

玄言日長之瑞至開皇十九年

此與律厓志異

袁充爲太史令

欲成胄玄舊事復表云云是時晉王廣初爲太子充奏

此事深合時宜又云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

影漏刻云云袁充傳亦載之又藝術庾季才傳云袁充

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余案李潛風乙

巳占極詆袁充既見之篇首又專作辨謬篇以著之至

斥其亡國之罪此志亦潛風之筆也史通雜說中篇云

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申以詆訶旣以

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余謂滔風蓋有私憾於德符不然何詞繁不殺至如是邪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云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入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成公此言非龍川所能及凡主持風氣者當知此意也

洪範六曰弱東萊書說云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所以不能自強爲善或入於惡而不能自拔皆懦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愚謂東萊言非也學者患弱雖無所用猶不至

與惡並稱洪範一篇皆言治天下之大法若君德弱則
內受制於宮闈外見欺於大臣而四夷交侵亂端並作
此漢元帝宋度宗所以有亡國之釁也故乾德曰強而
範極曰弱聖人之垂戒深矣

晉書干寶傳父瑩丹陽丞興地紀勝嘉興府古跡有干
瑩墓注云干寶之父也墓在海鹽

輿地紀勝安吉州有孺山注引三吳土地記云徐孺子
哭姚元起於此何子翼嘲之曰南州孺子弔生哭死前
慰林宗後傷元起山有孺子祠王仁圃豫章十代文獻
略引廣輿記云浙江湖州府城東有孺山山下有徐孺

子廟孺子哭友人刺史姚元起於此所載不及土地記之詳此可補孺子之故實也

呂衡州文集卷四代文武百寮謝許遊宴表云恭承睿旨務竭歡心飽思屬厭醉念溫克戒竹林之虛誕去金谷之浮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漏立言得體雖宋人無以加也宋曾慥高齋漫錄云宣和間人材雜進學士待制班常有數十人乙巳春開金明池有旨令從官清明日恣意游宴是夜不扃郭門貴人競攜妓女朱輪寶馬駢闐西城之外諸公仍羣聚賭博達旦方歸議者以爲上恩優渥如此而身爲從官乃爲賭錢漢

此則過於竹林金谷有愧衡州之表多矣

道光重修一統志所敘沿革較乾隆一統志爲詳其圖則盡刪山嶺而增入巡檢司與會典圖說之序水不序山如出一手不測其故也

劉金門侍郎

鳳誥

余外曾大父也余生不逮事先祖

母故知其佚事甚稀惟聞公少極貧自力於學及中式後入都會試僅得錢十四千且徒步且賃驢遂達京師

一日面召滿都下其婿於李氏也先是李恭毅

湖

任廣

東巡撫有鄉人某者以知縣發廣東公贈以詩

詩在存梅齋集

當於

書於扇恭毅見之遂託其作書以女許焉乃取其

扇以授女曰吾爲汝得佳婿矣恭毅旋卒諸兄有不知
此事者又或以劉氏貧微欲聘他氏女聞之執扇求死
乃竟歸劉外曾王母故庶出又無母時年始十四五故公終身伉儷最篤卒
時年七十未嘗有妾媵也晚年居南昌嫉惡尤甚巡撫
某頗貪劣公曰此錢穿耳絕不與通惟與噉可亭相國
交契每過從必竟日云

先大夫任高廉道時

同治壬申年事

有廖三晚

俗作彌

者廣西北

流人潛至高州約其同黨添弟會

一作天

中人擇期五

月某日起事先破府城有鄉人某聞其謀洩之紳士梁
某來告先大夫急檄營勇於去城三十里之鄉中得

之廖形體瘦弱而極能熬審其父又年老諸生 欽賜

副榜者也於是謠言四起以謂 先大夫妄擒無辜府

縣又恥其事不出已益助之騰謗總督瑞文莊公麟亦

未能遽決時文莊兼署巡撫事已逾月紳民洶懼且偵知賊黨

有刦獄之意七月某日 先大夫親臨大堂提廖三晚

出獄以站籠斃之告府縣曰此事如有冤我獨任其咎

君等無與也時士民旁觀者殆數千人無不同聲稱幸

不數日而北流縣知縣曾某事隔二十餘年追憶記之故多忘其名稟至

則觀列廖三晚結會行刦及越獄戕民諸案稟中又言其父增年

濫邀恩賜其年乃長於其祖云請速行正法以安邊境云云文莊得

其稟乃謂藩臬曰吾初以文道爲鹵莽乃今信其能斷大事也及去任時士民跪道送行者絡繹數里不止

先大夫詩云一朵香花一壺酒不教容易出城來記實

事也

時高州荒旱先大夫力辦平糶民得無饑饉之患故感頌尤深

楊升菴學博而好造故實明人已多譏之不獨正楊一編也鄧雲霄冷邸小言云近世多有信稗官小說而辨經史者刻而播之以示博此何異癡人說夢當坐妖言之律楊用修其作俑者也鄧氏論詩而所見及此誠篤論也

宋崔敦禮劄言云盛世若不足民儉而重本也衰世若

有餘俗媮而縱欲也陸清獻風俗策云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旣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留青日札云宋淳熙中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鵝角

純常子枝語卷六

純常子枝語卷七

萍鄉文廷式撰

王船山讀通鑑論卷十六云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
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
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又云
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數語
深知古人立法之意知此則可與言因革矣

說文衣部襄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从衣穀聲 國朝顧
段錢桂諸家皆不明其義近人說之者至數千言亦未
爲定論也余謂許君僅引漢令明非襄字本義經典用

襄字者莫古於堯典懷山襄陵竊以爲襄亦懷也

偽傳訓襄

爲上亦非懷有包義襄亦有包義故釀字从之褁字从襄者

亦以包去日也

俗瓢字从襄亦謂瓜囊也

讓字从襄者亦以有所包

容也凡中有所包者必護持其外故說文金部鑲作型中腸也今引申爲緣飾義此節段氏謂今人用襄爲輔佐義所自出也若褱褱驤諸字皆可以訓包之義推之又襄可引申訓成亦可訓除則猶亂之可訓爲治廢之可訓爲置六書多此義故褱褱字从襄用襄字引申義也

嶧山碑隄及五帝陀字卽阤字筆畫小變楊升菴金石

古文釋作施陳奕禧金石遺文錄釋作他案升菴說是也古文宅也字不分音亦相近詩葛藟施于中谷傳施移也陸法言廣韻云移延也施从於無延義陲字蓋卽施字之古文猶言延及五帝矣說文陲訓小崩凡山阜小崩則必延屬於地與施及之義亦得相貫

王文憲詩疑勇於疑古非經學也然其言有云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哉北風

北門在人審時量人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此能反復經文而揣量身世讀經者當知此意也後世之人吾於東方朔見簡兮之意焉於張季鷹陶淵明見北風之意焉若北門之詩則賢士大夫之公患矣特不丁衰世猶可以黽勉從事如韓退之蘇和仲諸人皆是也雖然若徐孺子申屠蟠之流知世道之將變乃脫然高邁始終不仕乃真有合乎潛龍之義耳

杜詩謁玄元皇帝廟結句云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按通典卷五十三載天寶二載三月敕云我聖祖湛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此詩蓋

深譏之而託爲諷辭也又天寶元年九月改兩京玄元廟爲太上玄元皇帝宮而此詩題仍稱廟又不用太上字皆可云史筆矣注家均未達其指

蔡伯喈篆勢云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陳蘭甫師云二語言垂腳長也又云秦漢碑及碑額篆書多玉箸法篆勢所言微本濃末惟見尹宙銘額然此與紆體放尾皆非篆書高格

朱子云李善注文選中多有韓詩章句嘗欲寫出

語類卷一

又詩傳遺說卷一

此朱子欲輯三家詩之意王伯厚集鄭氏易

誠考亭之學也

元祕史和林二字蒙文作哈喇憐哈喇卽和林之對音
哈喇憐卽喀爾喀之對音今譯語凡作爾者音皆讀如
勒也由合刺轉爲黑林又轉爲和林又由合刺豁轉爲
喀爾喀而考地理者幾致迷其所向此元史所以難讀
也

呂衡州李彥地志圖序云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此
地圖之著色者又云五色相宣萬邦錯峙不知其繪城
郭蠻貊以何色分別也今西洋繪圖分色最夥始助於此又云方寸之
差而上當乎分野此疑準天度以繪圖非左傳漢書之
舊說矣言分野者人人殊異李消風乙巳占述之甚詳似不能繪之地圖使之相應

裴晉公不滿昌黎文宋于庭過庭錄已記之又按唐撫
育卷五云韓文公著毛穎傳張水部以書勸之曰比見
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
累於令德文公答曰吾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
余以爲范蔚宗香方下彬禽獸決錄並有託喻已傷令
德若毛穎傳則但可入之俳諧集耳而後世古文家紛
紛選讀得無有海濱嗜鮑之風乎

王伯厚困學紀聞卷十七云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
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是伯厚亦以爲俳諧體也
藝文類聚引袁淑俳諧集有封驢
廬山公及封雞浚稽山子九錫文

朱子答輩仲至書

文集卷六十四

云記文甚健但當考歐曾遺

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愚謂歐曾之長二語盡之近時桐城派古文亦於此用
意而未能峻潔耳

二李唱和詩中國久佚貴陽陳氏從日本收得重刊詩
似元白宋初多此格余讀李文正詩云四時奔運都如
電兩鬢凋疎總作霜看取衰容今若此有何情緒聽宮
商又云衰病增加我斗諸頭風目眩一般般縱逢杯酒
都無味任聽笙歌亦寡歡又云行行漸近懸車地轉恐
君恩報答難知文正究竟是雅人視世之曲子和公心境

自別也

沈大成學禮齋集包說云祿命家以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爲例其書無明文余讀說文勺部包字義乃知祿命之說與易素問合其言曰包象人懷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懷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蓋包者見之胞系世所謂胞衣男女所函以生也太極元氣肇於未分之時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父精母血水象也男自子左旋凡歷三十而止女自子右轉凡歷二十

而止皆舍巳陽氣孳萌於子盛於巳也用三用二者天之數置一得三地之數置一得二奇耦錯行綜之爲五十大衍數也巳神騰蛇其衝元武北方之獸旣濟之卦其於人也相火所宅爲命門爲子宮坎離妙合而胎結焉翕闢之基生育之本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一順一逆歷辰之數咸十兒在胎十月而形全形全而墮地先天三位東北三位西南一索得男一索得女以準寅申又相符也許氏所說古倉史之文今推考經傳靡不足徵故雖小道必有精義然則祿命之說其來已久其以爲出自漢時者亦屑隲之見也余謂術數之學源

流最古此篇能闡發祿命之原足以補呂才之未備矣
錢辛楣養新錄卷十七云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
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
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媿妊於巳巳
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
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學福齋集痘疹定論序云痘疹定論者新建朱氏純嘏
之所著也康熙辛酉 聖祖仁皇帝命江西巡撫考送
善種痘醫二人純嘏與焉選種試苗甚效隨授御醫直
內庭旋出使各蒙古自在輦轂及往來外藩三十餘年

晚著是書年將八十矣又云朱氏之學實本清江聶氏聶氏名尚恆明萬歷間人曾尹汀之甯化所著活幼心法板度閩運使庫故書不大顯幸得朱氏尊而信之據此則種痘乃吾鄉相傳之學而康熙間聖人留心庶事亦可見矣

庭訓格言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尙以爲怪朕堅意爲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和林遼太祖碑及唐碑元碑十餘種今見石印本乃俄

羅斯國君之弟遣人爲之又居唐關有金人元人國書

數體碑李侍郎

文田

云過其地時

侍郎方任順天學政

英吉利人

方以數百金築架搃搨外人考古重金石如此

內閣漢中書舍人題名錄由庶吉士散館到閣者自康

熙三十六年李喧亨始

直隸蔚州人

至同治二年王允謙止

陝西清澗人

三十年來庶常散館不改用中書矣

考取中書仍是 欽命題尙沿中正榜之舊制也

順天鄉試房考官與會試房考官奉 旨點派之例一

一相同惟鄉試進單時少詹事不開列會試則少詹事

亦開列

癸未錢辛伯卽以此爲稍異

此爲稍異

非翰林而充文淵閣校理者詞林典故中惟內閣侍讀
孫永清一人

癸巳八月內閣學士王文錦補兵部侍郎於時漢閣學
許景澄方充使外洋惲彥彬龍湛霖典試江西福建都
中漢閣學遂無一人然亦不必派署蓋大員中最無所
事事者惟此官矣惟看本爲閣學專差近得以翰林院
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兼之故不復署
其職
矣

劉炳黎三冬識餘云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
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
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

槐棚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安縛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枋其四角蓋亦循古石闕之制余案烏頭本唐制唐六典云六品以上仍通用烏頭大門李誠營造法式云唐上官儀投壺經第一箭入謂之初箭再入謂之烏頭取門雙表之義

張子正蒙參兩篇其言天皆以意測故與推步家言異然其言地有升降及潮汐繫日月朔望則遠有所本確不可易而黃白家轉以爲非可謂勇於自信

百家說見宋元學案

卷下
七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晏注曰善道有統故殊塗

而同歸道統二字本此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案此注以爲仁釋知仁已不可通又旣以黨爲黨類又云各當其所是釋黨爲所

王引之經義述聞云父黨無容母黨

無容黨猶所也

上下文義不貫疑本兩說傳者有佚斂也

文選劉孝標發命論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爾字是余字之誤余余字形相近故譌梁書文學傳正作余

唐沈下賢送洪遜師序云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爲緇

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爲嚴專到於
今世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案佛法盛而儒術衰
至於如此此范縝所以倡神滅之義韓子所以作原道
之篇也

仁和汪家禧燼餘集儒與二氏出入論云近世講義據
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
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
庶以不墜歟余謂繁則生厭乃趨於空疏既則以大義
微言自爲標榜其流弊正未易豫防也豈獨二氏足爲
儒術之害哉

水經淮水注引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桓

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

御覽六百八困學紀聞一

未知此語在其內

否然似非夏易所宜有也

寶應成孺卿

著鏡

禹貢班義述至于敷淺原漢地理志

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古文以爲傳淺原述曰通典江州
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
十里有敷陽山蔡傳引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界中有歷
陵故縣及傅陽山禹貢錐指引黃子鴻辨謂晁氏云歷
陵在鄱陽者是今按蒲塘驛距九江甚近杜氏以此當
漢歷陵謂驛前有敷淺原與經文至于義例不合黃氏

儀駁之是也明輿地圖饒州府治鄱陽縣之西有敷淺
二亭以地望測之今北珠湖土湖西湖之西鄱陽湖之
東有平原長數十里卽其地與晁黃說合廷式案明地
圖不知何所本今地圖鄱陽縣治之西卽西垓汛棠蔭
汛等地也濱湖瑣曲實不足以標敷淺原之望又一統
志珠湖之西有強山一名狂山兩山特起接都昌界如
成氏之說以此當傅易山猶稍愈於漫指平陸以證夏
書歟

一統志又曰傅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二里按朱子以廬
山爲敷淺原蔡沈金履祥夏允彝皆宗其說晁氏則謂

在鄱陽界今以都無確據且從舊說

謝堦山集與參政魏容齋書言文信公以奸民誣告致死奸民後亦審實明正典刑案元人修宋史於信公傳但云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天祥請死云云而不載奸民誣告及刑奸民一事疊山在當時語必不誤此編信公年譜者所宜詳考補入也

郭象莊子大宗師篇注曰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

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
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
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
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
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
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
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
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
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
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閤相與會

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按此段所言卽絕學無憂之旨與莊子義自可埒會然不循正文而自爲論議具有首尾已昉宋人經義之先聲矣

支道林逍遙義亦此類

詩草木蟲魚之名多不易識如開卷之雉鳩今卽不能質言何鳥矣陸德明鹿鳴之什釋文云江東呼鮎爲鯪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鯪鯪爲鯪鯪爲鯪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日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說爾雅毛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文選任彥昇爲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余謂此昭明有所刊

落耳古人著述編訂皆自成一言不必如後人之拘拘曲謹

國朝二百五十年來典文衡最多者黃縣賈筠堂相國
植凡四典會試七典鄉試又鄉會試三次分校惟未嘗

任學政耳聞其垂老猶自以爲歉也

徐東甫前輩曾體言賈文端曾放陝

西學政因恭邸授讀乏人中途召回又筠堂門生至多榜後謁師之後多有不得再見者時人相謔以爲一見如故亦可笑也

癸巳六月十八日偕徐仲虎兵備

建寅

同遊西安門外

大光明殿明世宗禮僊真之地近已頽圯然規模宏敞有圓殿拾級而上殿中五色磚環鋪柱皆盤龍中塑玉

皇像相傳以爲似明世宗也余因訪道藏板則散置廊
室凡數十架板廣二尺許長尺許兩面刻字因問其完
闕道士顧姓檢咸豐五年點檢道藏存板目錄示余之
道士云 文宗曾七至殿中藏板
存佚亦奉 命查點後鈔存者也余因囑其代鈔一分
細檢全藏猶得十之六七因赴廟禮卿前輩約遂攜易
因一冊及靈寶經板一片示之尙當糾合同人謀補板
印行也

閱科場條例乾隆九年 上諭近日文風未見振起且
內簾專意頭場而不重後場頭場之中又專意四書而
不重經文今制經文
在二場自今以後司文衡者務思設立三

場之本意於經策逐一詳加校閱毋得軒輊其間若尙
積習相沿儻經九卿磨勘或科道指參或被朕查出將
主司與房官從重議處如此則數科之後趨向自定實
學其勉真才可得於國家設科取士之事庶有裨益矣
將此永著爲例案此乾隆間鴻才碩學弁冕古今實由
上之主持風氣也嘉慶十年 上諭據給事中汪鏞
奏伊於嘉慶四年此指己未科意蓋不滿朱文正阮文達二公也充同考官閱
三場策卷後面先有墨筆記注圓尖點實屬違例茲當
會試之期恐仍蹈前轍主試先閱三場試卷既胸有成
見同考官或藉以迎合致開倖進所奏甚是嗣後著考

試官恪遵定例先閱頭場後閱二三場自此天下士子咸以通經博古爲諱此則奉行者之過非上意也至咸豐元年御史王茂蔭奏稱近時考官專取頭場請經策並重部議乃量爲調停觀此數事而百餘年來風氣之變遷學術之盛衰可十得其六七矣

戴東原先生孟子字義疏證精警沈摯余以爲講漢學家不必揚其波講宋學家則當引爲諍友也其言有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及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

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
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
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
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此
一段沈着痛快尤中宋學流弊之失然余謂宋學所以
行之數百年而舉世莫敢非者正在乎此蓋挾尊長貴
者之勢以劫持卑幼貧弱其事易行而有所藉也於是
五倫之道亦甚異於三代矣

水經注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流
來注之蕭令裕以爲卽今清河縣清口地

水經注以清
水爲泗水之

別自元泰定間河奪汴渠以入泗而泗口之名遂沒云
元汪大淵島夷志略云舊港田利倍於他壤云一年種
穀三年生金言其穀變而爲金也後西洋人聞其田美
故造舟來取田內之土骨以歸彼田爲之賑而種穀舊
港之田金不復生亦怪事也按種穀生金自是傳聞之
誤然卽此可知西洋講求種植之學已在五六百年前
矣

吳璽序島夷志略稱中國人爲唐人宋朱或萍洲可談
云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

古教策參卷一云埃及書法略同中國亦分爲六一繪

其形如月則爲一孩則爲火雁則爲路則爲世房則

爲口碑則爲上卽六書之象形二因偏以見全如繪一

牛首則爲牛繪一工砌牆勢則爲築室此類六書之會

意

按繪牛首爲牛字
仍象形非會意

三因體以見用如日亦爲視口亦

終日月亦一月此類六書之指事

按此乃引申
義非指事也四取性

情埃及語謂獅性善警故繪一獅首亦爲覺悟勇猛雁

性孝故繪一雁亦爲孝蜂有王亦有律故繪一蜂亦爲

王

按此近於假借猶中
馬字亦訓武訓怒之類

五取旁喻埃及法司斷案佩

公義像像戴駝毛故繪一駝毛則爲公義語謂黃楊歲

生枝十二故繪一黃楊則爲期年此二者類六書之假

借按此猶中國問字从土在門中年六取音韻某字某

音各綴以切音字母令讀者皆知云云韋廉臣乃英吉

利人所說當必有所本於中國小學未能盡通然卽此

可知象形會意實爲文字之本今埃及古文所有無多

各國亦無能讀者亦古教徒以二十六字母有川二十五

者今舉其貫一切音併合紀事則謂西洋各國有聲音

而無文字可也

戴鄂士音分古義謂古樂連比例爲定音之正術三分

損益乃旣得音分之後爲此簡易之法又云伶倫造律

適當隸首作算數之時四率比例卽九章之今有術其

一率卽所有率二率卽所求率三率卽今有數四率卽求得數若所求術與今有數同數卽成中比例若有求得數之後復以爲所求率又爲今有數更以前所求率爲所有率再推求得數蟬聯而下卽成連比例矣此因樂律而知古人算術之精實深得制作之意又云音之遞差也本極微而耳之辨音也又非極精故所差無幾可以借用此明所以用三分損益之故與陳蘭甫師所謂數雖微差音則不覺有差古法誠不必改

聲律通考卷二皆

通儒之論也

春秋成四年穀梁傳伯尊其無後乎攘善也楊士勛疏

曰舊說云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
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
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
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
愛其道其罪先輕故直喪明而已此蓋六朝舊說至以
報應輕重說經深可怪歎楊氏非之是也又案檀弓使
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鄭注曰言其不稱師也孔沖遠
正義曰旣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疑
舊疏必有以不稱師爲攘善者沖遠之說恐非鄭義
宋濂吾邱衍傳云尤精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著

有說文續解千頃堂書目有吾邱衍說文續解二卷錢
辛楣補元史藝文志吾衍說文續解不著卷數謝蘊山
小學考注曰未見殆已佚矣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五引吾衍說文續釋云衍按謚法大行受大
名小行受小名故從皿器之爲物大則所容大小則所
容小从言从皿从兮聲今人寫从益非謚字猶笑言噍
噍字說文無兮字又不可疑爲諧聲按後三句非衍說大典誤連爲一條
又卷四千九百七十二吾衍說文續釋云驢衍案屯六
二曰屯如邇如乘馬班如與古文異也亶古音單陟連
反又卷六千三十八云易許氏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勿

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衆貌與章切徐鍇通釋
鍇曰日所以開明勿象其光芒敷照也會意猶良切吾
衍續釋曰从日出地上一地也勿象其光芒敷照也按
說文山南水北之陽从易自水南山北之陰从彡自此
日易月彡之彡易不可妄加自也猶良反又卷四千八
百四十三弦字下引說文吾衍續釋弓弩之弦練絲爲
之故从系而不具末

按不具末三字疑有誤

據此數條皆作續釋

蓋續小徐通釋而作也各書作續解似稍誤矣

唐呂衡州集卷二上官昭容書樓歌自注云貞元十四
年友人崔仁亮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

書縫處因感歎作歌按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有蕭繹研神記十卷當卽此書此言一卷者一冊也近人編唐詩故實收入硯類恐非又案史通雜說下篇自注云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云云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據此則隋志十卷乃一卷之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孫奕示兒編謂攻讀如攻人之惡之攻已讀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錢辛楣以爲勝於古注

養新錄卷三

余案論語如可謂好學也已末由也

已其終也已凡用也已字在章末者皆作語辭無訓爲

止者孫氏曲說不可從凡諸經皆有句例如論語一以貫之與信以成之莊以涖之句法相同論語凡用之以字在一句者其字必一實一虛卽臨之以莊動之以禮之類皆是阮文達必以一貫爲壹以事之是於文義不合決非經旨錢阮皆通儒而偶有不照遂致斯誤余嘗欲爲羣經撰句例一書惜怱怱未暇也

德清徐新田管色考謂賀懷智天寶時樂工是時已有

管色

見夢溪筆談六

雖不言字譜而既有管色卽有用字紕聲

之法矣其說至精至詆宋人以管色配律爲瀆亂無倫則仍燕樂考原之誤也又謂工尺等字當作宮商用皆

五音之別名隨調移換而譏宋人字與律相亂此今日
譌變乃至於此宋人何能預料乎且宋人以字配律其
用之固秩然亦何嘗相亂乎

陳陽樂書
亦有管色

嚴儀卿滄浪詩話云有就句對如少陵詩小院迴廊春
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
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錢辛楣先生又
以庾子山哀江南賦序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
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爲當句對皆深得古人句意
余謂子山賦序孫策以天下爲三分歟纔一旅項籍用
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亦以一旅對三分八千對子弟

也子美詩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吾亦就句對用在結處句法尤矯變

國朝由編檢出身沒不諡文者予於鄂谷安何世堦范承謨外又得一人曰王維珍按 皇朝詞林典故康熙九年庚戌科題名王維珍漢軍鑲藍旗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諡敏懿

近時滿州人丁憂者 諭旨每云某人現在穿孝或不解穿字所起余按世說雅量篇稱庾子嵩齷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則穿字乃晉時語也

國朝翰林中盧召弓顧南雅皆以直言極諫爲同輩所

歎服而其所言之事則今時未有知之者矣宗室伯希
祭酒盛昱云法時帆於嘉慶初年曾上封事其言較洪
稚存尤切直此說必有所本鄂松亭鄂恆道光間尤以
衍直著稱錫厚菴退菴集有哭松亭詩略見其概聞尙
有疏語涉宮闈宜爲宣廟所深嫉也

純常子枝語卷七